



刻演繁露序

漢董子著繁露其於天人事物備矣宋新安程文簡公因之為演繁露今其族裔孫國子生煦雕梓以傳夫知先祖之美而傳之禮之所賢也煦嘗從予游走使丐予為之序予惟君子之學以一物不知為己病故博綜而詳說之會其歸以為道先儒云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



所以然夫其然者迹也所以然者道也
故草木蟲魚非道也而所以生息則道
也器數名物非道也而所以作為則道
也精粗無二致見其所以然則無適而
非道矣自禪教流布於是始有談空守
寂之學格物之要目為支離冥心之致
詭為原本歸儒于禪是反為吾道病文
簡之學非後_上訓詁而弊_上於涉獵者

說經則探其原盡其變真見其所以然
繁露之演固窮經之餘事涉海之支流
烏耳天人事物無復遺論洞識周而精
義出非能會歸於一者邪是可謂之
見道周益公稱其薦志汪文定遜其博
學陳定宇尚其窮經考古之高蓋皆心
服之矣若高續古為繁露之詁周公謹
議其六么羽調之不協為未考王厚伯

議其潘尼太僕箴之誤搏黍為鷲之未
詳所出蓋得其千百之一二固足為演
繁露之助又何足為文簡病乎抑文簡
不見繁露之全予得見其全於文簡之
後而又得見演繁露於文簡之裔孫綴
言於今刻幸何如哉故不辭而附其說
嘉靖己酉八月下旬日

賜進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前奉

勅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司副使後學餘姚
陳澧撰



程氏演繁露序

宋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權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著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也。麟雉騶鵠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
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
所以言。蓋墜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
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
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
五三而上。制噐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
以下。旣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
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噐。本事而論。則有

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
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
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
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
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縑簡亟疏錄以備忽
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
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
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
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恧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
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質
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錄

卷之一



牛車

徐呂皮

陷河

服匿 斯羅 刀斗

日圓 與日說通

騶唱不入宮 腰唱

學官

漢官稱府

韶鳳石獸

左符 魚書

淇澳

卞山

行李

水碧

碑厄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玉食

交戟

柘室

若干

邸閣

巖廊

和香

雷力救反

行馬

筮遠日

先輩前進士

花信風

金鑑

花犀帶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
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
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
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
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帝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
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
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
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
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
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
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
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
子弟子中有冉耕方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
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其
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蕭蕭馬鳴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旣不

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旣駕車車重而鈍又未
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
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鑿問其名
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
爲之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
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
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卽位以爲靴帶也者用
之可以萃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卽靴帶之制矣及
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

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揉以礮砂須其軟熟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也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礮砂熟常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知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故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輒人馬履之隨步湏洞如行幕上或

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爲陷河也術者旣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爲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束薪排連填匝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駝馬比人稍重卽須卸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駝皆陷矣駝雖軀體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卽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

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刁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饁具皆銅爲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眎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卽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回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畫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顏注驗之卽刁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

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刁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斯羅其義絕不可曉案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斯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爲斯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益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婦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嵇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鑿虛也皆本其自而立

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爲斯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日月如銀圓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卽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旣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巳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

年某人怨其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圓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腰喝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泣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繡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儀囊不隍隍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絳繡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官也故官舍所在皆

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監官成都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魏寬御史亦稱府朱博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靡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卽簫韶儀鳳非真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真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

爲真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真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
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
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真有周
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真
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
以撫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
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
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
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

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
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璜三五後
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機草木疏援爾雅云菴王芻
也郭璞云卽菴蓐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
淇園之竹以爲捷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
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捷而其竿之長
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
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
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蒞試者咎其不從訓故

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畧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山何處是為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九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為卞不復為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卞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吳故以葬焉御覽其字又加山為卞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為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為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貢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當為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為行李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岑為李故一字贅為二字涪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為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為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玉之縹青者也水經於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

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卽王褒謂爲碧雜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厄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死敘武行德金石厄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誚世之直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揔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卽時卽時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真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

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
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
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
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
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
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
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祔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祔室室必

用石者防火也

通典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
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漢食貨志

邸閣

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
八所俗名為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
謂之廊俗書檐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
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

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通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通典四

雷力救反

五祀有中雷左氏三進及雷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陞柎暗今官府前义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爲遠日

先輩前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

躡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錯歲時記春日

金鑑

枚乘七發曰射千鑑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鑑二十四兩文選三十四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

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為正透外暈皆黃而中涵黑文則名倒透透即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班已下即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為重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錄

卷之二

牙旗牙門旗鼓

筌蹄笥

几

石蜜

護駕

盃盃

紫泥封詔

車渠

霞帔

牛衣

玉卮無當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馬纓

坩

六帖

古每一官別鑄印

神道

券

掬

五馬

鶻突

絲杉

虛封

萱草

碑生金

牙盤

鐐鑪

燭

荅人問九江說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錄

漢書

卷之四

二

洪武御製
卷之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旗其一謂以爪牙為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三百至其所

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

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

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

演繁露卷之二
黃憲

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
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
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真飾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爲
義也真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
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
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
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摠此兵者其結
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
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
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
也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

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
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
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不
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
典常爲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常一手建之此卽
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賊卽破散旣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滕
輔袁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卽
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旣不專以門旗
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
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輅之象輅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筌蹄筍

得兔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走虎非不愛其蹄也不以環寸之蹄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蹄也者其虎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蹄獸足也左氏肺熊蹄不熟蹄卽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縻繫其蹄也決蹄者知其縻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魏魁之謂如人遭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兔蹄者亦設繩以縻兔也歟筌者魚筍也韻廣筍者以竹爲噐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冥筌李

善曰取魚之噐也詩曰寡婦之筍又曰散筍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蓋橫溪爲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筍以承其下魚墮梁已卽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旣入卽陷筍中見者發筍而取之也細戒毋發我筍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廢也所以廢物者也其音執其義則閣也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真經廢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彫畫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

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
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
踏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
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
第古無繩床旣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
在袁孝居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棊
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
几而卧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
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
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疑如水
破如博棊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
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疑輕注云甘柘
似竹煮而曝之則疑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
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旣曰柘
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
崖蜜者蜂之釀蜜卽峻崖懸窠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
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
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卽護也近說

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
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
外也不專以護衛為義也

盃盃

東方朔傳置守宮盃下注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
謂盃盃也盃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為鉢則中國古有
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緹其上案此即是
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漢趙皇后傳
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

曰方底即詔函矣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
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即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
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即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
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
不知車渠又何物也脚攬七百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
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
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盖簑衣之類也

王卮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王卮無當瓦噐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噐空曰為人主漏泄群臣之語猶王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王卮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怪如玉卮無當而卮當之為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平聲以玉為卮信美矣而其

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噐有當乃為適於用也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出太平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負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常陟書名如五朵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盖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卽偽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友驚鞠之王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卽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卽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帖

論語反帖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其名爲帖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帖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帖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

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

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二又霍光瑩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卷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拳與蔡同拳蔡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蔡共一臂案蔡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卽弩櫓也空拳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西漢十四

爆槊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爆槊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灼槊爲其音大如灼是其義也按字書燎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灼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爆牛犂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爆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荆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爆槊爲第一隊則是爆槊云者刻犂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卽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

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北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攬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鵲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譽爲

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兒鵲鷺蹄卽俳優以爲鵲突者也鵲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悅此語著於釋裨釋裨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鵲者渾之入突者噉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噉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鵲突由來古矣釋裨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卽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絲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括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絲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植之北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求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求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萱作煖俱以况袁爲翻切乃知古詩字本作煖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煖爲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祥元帝中與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卽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鐐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
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煤炷也烘謂燒燎也
煤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
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机暗盆也然
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
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元注
曰燭燠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
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
直以薪蒸卽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剝樺皮蕪之亦已精

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蹇乃始有跋耳
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荅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諭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論禹貢
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
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關
及九江者多悉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
地則九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
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
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
曠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

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強破邑傳或時却成荐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莫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匯卽彭蠡也匯與彭蠡經旣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王莽雖采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

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匯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

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
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
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強取未嘗合流之南派
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剝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
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萬山水不通流如之
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爲澧
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遠取此之澧水以爲岷蜀之
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
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且之說曰九水入于洞
庭故名以九非也漣水營水齡爲耒水沫水瀉水瀏水
澗水並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爲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

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
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爲限
而遂掇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爲上流只有九水則資之
入沅時漣瀟鍾耒泚漉瀏澗之入湘也方其初來已爲
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削減
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則又沅湘實止二
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蓋古人
之記水派也皆據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
爲之數者也且謂九爲陽數則於治水之義絕無所附
不待他人致辨胡氏亦既設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
故江淮河濟命名既定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

世凡水皆得名江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
敵其已大矣而其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爲漢不肯假
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目爲
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程